

QINJIEWUPING

郑启五 著

情结武平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
情结武平

郑启五 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结武平 / 郑启五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02.12

ISBN 7-80092-946-9

I.情… II.郑… III.散文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77932 号

书 名	情结武平
作 者	郑启五
出 版	当代中国出版社
发 行	当代中国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10 号(100009)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15 千字
印 张	6.25
版 次	2003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092-946-9/G·96
定 价	15.00 元

序

谢春池

凡是老三届或知青的聚会，只要邀请我，只要我有时间，我都会赴约。以此作比喻，虽然一般我不为人作序，但凡老三届或知青出书，我都不会拒绝为其作序。启五兄拟出这部关于武平与知青的散文集，请我作序，我没推托，尽管，这两三个月我忙得连放松的时间都得伏案劳作。

也实在巧合，为启五兄这部集子作序的今天，正是我三十四年前奔赴闽西插队的日子，很多年里的这个日子，我都做了一些与文字相关的事情，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。今天这个日子为这样的散文集作序，感觉和从前一样，心境也甚为吻合。

启五兄这部集子里的大多数篇什，我早已读过，有些文章还是当初我编发的。单篇读和整体读的感受显然不同，前者只读到作者的某种情绪、情调、情感、情怀，后者却读到作者的整个人，甚至截然不同的两个人。读启五兄的这部集子，我就再次有了这样的感受。

在厦门知青作家群中，有多个作家写了多篇的闽西与知青这两个题材的作品，我是写得最多的一个，其次该就是启五兄了。仅此而言，启五兄的闽西情结和知青情结是可以与我相比的，因此，我至今也才将他当朋友看待；否则，我和他或许只会是厦门文坛两位不太相干的作家。这两个情结在启五兄的这部集子里，体现得相当浓烈。正是这两个浓烈的情结，引起许多老三届知青共鸣；也正是这两个情结，使这部集子体现了它自身价值；又是这两个情结，这一类题材的作品，才有审美归处。我们从中看到作者真实的爱，这爱数十年来从未变更，无疑，这是值得赞赏和肯定的。我相信，作者这两个情结永远不会淡化，它们将伴着作者今后的岁月，成为愈足醇香的老酒，甚至饮之不尽。

从那一行行几近不修饰的字里行间，凸现出来，站在我们面前的作者是怎样的人呢？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又不甘寂寞的人。有的人与生俱来，不充满激情还真做不到；有的人一生百折不回，激情却从未消退；大多数人则早已没有一点激情了。充满激情不容易！作为作家，充满激情，是一件好事，作为知青，还充满激情，更难能可贵；作为知青，不甘寂寞，尚无大碍，作为作家，如此状态，非好事也！这十多年来，所有的厦门知青作家，就启五兄的见报率最高，他也非常看重见报率（顺便说一句，他会因此认为同仁亦和他一个样，如果他人告之对见报率无所谓，他会认为说的非真话），所以写了发了非常多的文章，这并非坏事，但也绝非好事——在我看来，这本集子里的一些文章，如果作者出手稍慢一些，出气再缓一些，着笔有所从容，一定会更好。急促，乃至匆促表达，对于作品的艺术性有害无益，而能震撼人心的作品，都具有较高的艺术性。

启五兄的这部集子，有对极左的一些否定，有对“文革”的一些控诉，这非常合我的意。可以这么说，如今知青题材的作品，若没有一些批判意识渗透其间，令人难以深读。不过，也因缺少深一些的思考，启五兄的这部集子，未见更有力度的揭示与批判，这应该是一个缺憾。如今，好的知青文学，其衡量标准，肯定有深刻的“揭示与批判”这一条。当然，对于启五兄，我不会苛求于他，更不会强加于他，他不是思想家，也不是哲学家。但，我希望今后再读到他关于闽西和知青的散文，能有一些沧桑感。因为，你可以有年轻的文字，却不能没有沉甸一些的底蕴。毕竟，我们都已过天命之年，该捧出一些更有分量的作品。

2003年6月2日夜于见山居

目 录

序/谢春池

第一辑 插队岁月

- (3) 武平，我难忘的武平
(7) 帽村客店
(11) 第一次回家
(15) 我的朱尔菲娅
(19) 冷水温馨
(22) 久远的伤口
(25) 厦门知青的歌
(30) 大铁锅
(33) 山中奇遇
(36) 我的“金训华”
(39) 知青邮迷
(44) “屏幕复制片”
(47) 《大众电影》的故事

第二辑 发现武平

- (53) 武平的“发现”
- (55) 杉树王
- (58) 将军绿
- (62) 芦荻草
- (65) “拿藤包”
- (68) 大芥菜
- (72) 客家狗肉
- (76) 土土武平菜
- (78) “猪胆肝”
- (80) 爱不释手《梁野风》

第三辑 共同的家

- (85) 寻访老知青
- (89) “第二故乡”访邮记
- (92) 二十九年风和雨 八百里路回武平
- (97) 共同的家
- (100) 双十：永远的母校
- (103) 请一定来
- (105) 镇海路上第一亭
- (107) 壮哉，《告诉后代》
- (109) 不散的宴席
- (111) 书寄美国（日记两则）
- (115) 捐书情怀

- (117) 黑白照片
(119) 一部文字的“黑白照片”
(122) 聚会金榜山
(126) 三代人三个世纪

第四辑 | 惊喜人生

- (131) 炊事生涯
(144) 读书梦
(147) 入选文集惊喜录
(150) 一朵永不消失的浪花
(152) 朝鲜电影歌曲
(154) 赤脚、番薯叶和围观
(157) 阅读黄昏
(159) 厦鼓轮渡
(162) 人生三棵树

第五辑 | 知青素描

- (169) 走向胜利
(173) 春池写真
(180) 魅力张力
(187) 伟伟的书

(190) 后 记

第一辑 插队岁月



武平，我难忘的武平

一、二十年前

武平，你这三省交界的小县，你那散落在山岭之间的村野，一夜之间，厦门母亲向你送去万缕思念。

你是偏远，你是步行，你是蜿蜒的公路，崎岖的鹅卵石小径。

你是清晨带着松香的湿漉漉的凉意；夜晚红土楼那木箱一般的小窗里，煤油灯摇曳着橙黄色的小花。

你是老农枯干的手掌心里立起的水烟铜壶，赤着脚的村女那绣着花边的蓝围裙。

你是放牛娃手中黄色的野果，蓝缕的破衣中裹着一个个干瘦的身躯。

你是冬菇，你是春笋，你是满山墨绿的杉木林，参天古松上飞窜着小松鼠。

你披着苔衣的断墙震撼着红军当年的呼喊。

你是割开松树的锋刀利刃，古老的苍翠用炎黄的乳汁把你滋养。

你是我人生路上的第一座青山，爱恨交织，怨恋相溶，绿色的苦涩拌着灰黑的的蜜甜。

二、拖鞋与铁片

床头，有一双拖鞋。

它是用“下乡证”才能买到的拖鞋。

我们拖着它走向远山的水田，它和饭罐一同歇在田埂的茅草丛边。

拖着它，去赶墟，大大小小的墟场都有厦门的乡音。

拖着它，去洗澡，山溪的水清澈见底，窜过几条灰青的小鱼。

拖着它，去参加一个又一个会议，雨后的公路，粘乎乎的红泥。

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我们最常穿拖鞋，拖过了多少风风雨雨，拖掉了多少青春岁月。它肩负着沉重的我，沉思的我，成熟的我，成人的我……一步一步前行在人生的坎坷之途。

拖鞋底裂了，鞋带断了，

灶头，有一条铁片。

“蜈蚣草”四窜的火舌，杉树皮摇曳的炉火，松木炭暗红的炭火，一次次烧红了那细长的铁片。

铁片粘补着破拖鞋，滋滋冒起刺鼻的白烟，在肺页上书写生活的格言。

断了就粘补，再断再粘补，每个知青都是修鞋的好手。

如果要建立一个“插队知青博物馆”，拖鞋和铁皮都是珍贵的文物。

三、小木箱

一只空空的劳动牌肥皂的小木箱，装进母亲熬出的一小罐猪油，装过父亲晒出的一大包“巴朗鱼”干，装进山路喧嚣的锣鼓，也装进火车站炙人的落泪。

我在遥远的小山村默默守着你，枕着你给故乡的沙滩写信。

你在小土楼静静等着我，等着我驮着一身疲惫收工归来。

猪油用尽了，鱼干吞光了，小木箱空了。

装进青色的番鸭蛋，装进金黄的地瓜干，装进一个两分钱的工分值，再装两手厚茧一身汗酸。

我的汗水充实了你，你的收藏充实了我。

当我调离武平时，欣喜若狂地带回一个樟木箱，却把你给遗忘了。

现在，我真后悔！

你在哪里——

那个注满厦门慈母泪慈父情的小木箱。

那个装过武平地瓜干番鸭蛋的小木箱。

那个你我相互充实过的小木箱？！

四、告 别

一纸调令，我兴匆匆告别了你——武平。

别了，晨曦中初露的城关轮廊，缠着一条卵石裸露的河流。暮霭里“昭信”的红土公路，碾过手扶拖拉机一道深深的辙。

别了，雨蒙蒙的“武东”村落，丛丛簌簌抖动的野花沾着滴滴泥水，一叶惨白的云帆，渡过了“大禾”层层翻滚的绿色林波。

别了，扎根树，别了知青水库……

你的一张张底片，散落在我记忆的荒原。昨夜，旧友重逢，一杯杯热茶，荡去岁月的尘埃，洗出的竟全是你一个个发黄的镜头！

五、一则小小的新闻

今天在报纸最不显眼的落角，有一则小小的新闻，在武平，我那插过队的小小山村通车了！（我把它读了又读）。

再不必挑着沉重的松油桶，攀爬几十里蜿蜒的小路。

再不必肩扛巨杉木，蹚过道道湍急的水流。

我的房东阿婆会用她满是皱纹的双手，把崭新的汽车摸了又摸；村里的放牛娃也会争先恐后地学骑自行车。

连我祝福的思绪，也不必背着遥远，背着崎岖，不必踏着厚厚的落叶，顶着潇潇的冷雨。它可以随着车轮的飞驰；它可以驾着汽油的飘馨，直抵那巨杉和古松环抱的小村。

直抵那铺上新瓦的土楼，扑向茶油飘香的炊烟。

直抵那我教过书的山岭小学，搂住张张红朴朴的小脸。

直抵那番鸭成群的河流，金谷灿灿的稻田，聆听那小水电日夜吟唱着“承包责任制好”的歌声。

1989年9月

帽村客店

办公桌上摆着一本厚厚的福建省邮政编码簿，我有意无意翻至闽西部份，两个极黑的仿宋体——“帽村”便跳入期待中的眼帘，旋即悠悠晃晃化成一张半旧的框式木床。我鬼使神差屈膝爬了上去，耳道痒痒的，那是床上垫草悉悉索索的轻吟……

1969年9月，千余名离乡背井的厦门知青乘着拖斗卡车，翻攀过天旋地转的洞风岭，被卸在了武平县的永平乡，未满17岁的我便是其中瘦小的一员。永平公社革委会所在地——帽村赐给我武平的第一碗米饭。咀嚼着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城市的滋味，我睁着既惶惑又好奇的目光东张西望。地图上那颗紧贴着江西的最远最小的圆点，经过火车轮汽车轮两天两夜的旋转之后，旋成了眼前这个自然村落三里的方圆。它四周青山环抱，绿色的杉木林层层叠叠，边缘缠着一条沙土公路，据传早年江西红军就是打从这条路攻入武平县城的。路边有几间红土垒成的高高低低的公房，分别挂着供

销社、粮店、邮局等大大小小的木牌。这是帽村“镇”的标志。

帽村是车轮可至的终极，再往深山老林中走 25 里的小路，才是我落户的唐屋。小路上伸延着一根广播与电话共用的铝线，这是帽村伸给唐屋大队惟有的一线现代文明。可恨广播喇叭大若脚盆，声音却小似耳塞，样板戏中郭建光 and 杨子荣气壮如牛的唱腔传至唐屋已微若蚊吟，怎么也高大不起来。初去时，我每每来回跑上半百里路赶一次“帽村墟”，听听人声的喧闹，闻闻知青口里飞出的乡音，便觉得莫大的愉快；即便是被人“干”一句厦门粗话，也感到过瘾。

帽村有一家形若炮楼的二层客店，它是知青心中肚中的圣殿。楼下店堂中摆了三张杉木饭桌，路人可以在这里用大米换馒头或切成三角形的红糖年糕。加上瓦罐蒸的米饭和飘着几丁油星的海带汤，堪称“四大佳肴”。能在此饱餐一顿，可视为上帽村天堂的最佳享受。店中的掌柜是一个五十开外的汉子，秃顶暴牙，长相有点吓人。有一次在以米换糕的交易中我与掌柜发生口角。我年轻气盛，泼口痛斥。他怔怔地看着我，竟不敢还口。

帽村至县城的班车每日一大早开一班，我年底返家探亲看望父母，不得不提前到帽村过上一夜。当我一下午把 25 里山路摔在身后，夜幕已严严实实和山林咬在一起，无一透气的缝隙。我摸到了“炮楼”口，它的二楼有二间客房和一豆灯亮。负责的自然还是那位掌柜，真是冤家路窄！在油灯幽幽的微光下，他的门牙越发醒目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不由地为一点儿米与他理论的事感到后悔。幸好油灯所处形成“敌明我暗”的格局，他似乎没发觉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回住店，觉得既新鲜又心虚。交了四角